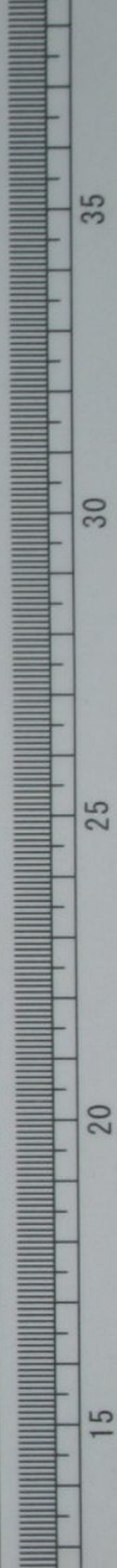




清名家古文詞彙

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4
5





文庫 11  
D 224  
5

古文所見集卷十一

碑 墓誌銘 哀辭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朱彝尊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  
昌黎韓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當其時孔子沒而微  
言絕七十子沒而太義乖曾子之徒有吳起子夏之  
徒流為莊周周再傳而有孫卿蓋有以闕問于墨翟  
者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舍冉閔游夏願學孔子  
其言醇乎醇其色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其  
氣塞乎天地之間而毋餒於滕世子道以性善於齊

010190556862



王先攻其邪心於梁去利而先仁義春秋弟子不能  
贊而孟子發其微性與天道弟子不得聞而孟子暢  
其旨此之謂名世此之謂大丈夫此之謂豪傑之士  
自韓子功不在禹下一言百世之論定矣鄒縣爲亞  
聖故里廟在縣南門外由來已久其初褒崇之典未  
及宋元豐六年從吏部尙書曾孝寬之請詔追封鄒  
國公政和五年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其後季孫  
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爨尊三謁  
廟見棟宇摧頹久圯不治心焉負疚若疾疾之入於  
懷也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遺爨尊書大旨謂子之論  
文六籍之外七篇是宗廟成宜有碑曷操奇觚以志  
歲月爨尊不敢讓謹以聞於師者具書於石兼取外  
書遺意括爲歌詩其辭曰

大人藐之白羽之白輕兮揚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兮  
萬鐘去之白雪之白清兮源泉混混盈科後進泰山  
巖巖雲天是參昔先王肇祀三遷之里春秋俎豆鄒  
嶧之趾遺像在屋坐以千年林有灌木并列寒泉懿  
矣張公撫茲東土惟正學是崇靡廢勿舉生民以來  
盛於尼父聖克亞之秩祀斯所



錢烈女墓誌銘

王猷定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爲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于明宏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卽其地爲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爲詩文弔之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纒絲絕纒又斷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汝

姑視緩急可也猷定爲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吾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秃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以戈刺床下數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床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痛強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



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益之母。倉皇走出。聞足擊床閣閣。嗚呼死矣。猷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爲鎮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挺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爲女之陰助云。銘曰。三光絕一炬烈。后土爭之。土欲裂。瘞爾於忠貞之旁。

麗重離以照四方之缺。

王烈女墓誌銘

毛際可

烈女王氏名秀女。開封祥符人。王碧少女也。年十七。許字于之瑞子。天祥未幾。天祥死。父母知烈女至性。匿不以聞。將期。密議改適。烈女始知之。一慟幾絕。誓以身殉。匍匐奔喪。父母不能止。遂與偕往。是日爲天祥小祥。烈女出向所。受聘。陳之靈几。躡踊絕粒者二日。父母促之歸。烈女願畱侍舅姑。之瑞不得已。令妻與女伺其臥起。踰年。瑞女適人。姑獨與烈女居。烈女聞天祥幼育於陽武王姓。已爲娶妻。生子。輟妻死。遺



孤就哺外氏烈女思自撫之爲于門宗祧計王堅不  
與女益失望適天祥大祥烈女哭祭不食終日姑倦  
寢烈女夜起自經是夕有大星隕於家黑白二氣自  
屋角間出久之乃滅警夜者怪之及曉烈女死顏色  
皎然如生初之瑞有刈麥刀二其一忽失去至是從  
烈女枕下得之益信其死志非一日矣事聞奉旨  
旌表康熙丁巳三月卜地於城南之新阡邑令毛際  
可經理其葬事嗟乎近代歸震川先生有口女未嫁  
守貞非聖人之道予謂此固聖人所敬羨而不敢以  
概天下之中人故爲已嫁者律曰一與之醮終身不

改而未嫁者則不著爲令聽人之自行其意予嘗尙  
論往事使秦伯而嗣父封伯夷而食周粟皆不背於  
聖人之道乃二人者必創古今未有之奇以求其心  
之無憾而後止孔子亟稱述焉倘律以震川之論將  
併議其爲賢智之過與昔子曾叔祖母章亦以處女  
稱未亡人坐臥小樓者四十年詔旌其閭余每過墓  
下必展拜欷歔而去今出宰浚儀乃復再見烈女之  
事故不辭而爲之銘  
銘曰梁上之組耶床頭之鐵耶吁嗟烈女何死之決  
耶且詩書疇爲之稱說也



舅氏楊君權厝誌

劉大樾

舅氏楊君諱紹夔字穉棠於書無所不讀少工爲科舉之文而鬱不得志旣困無所合而讀書益奮發不衰年已老頭白且禿猶依燈火坐讀禮經至城上三鼓不輟蓋君之於書自其天性而非以求名聲利祿也舅氏性剛直於尋常人未嘗苟有所酬答與鄉人處雖貴顯有不善卽面責不少依阿臨財廉執事果可謂好學有道君子者也娶邱氏累生男不育而舅氏遂無子以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病癱而卒嗚呼可痛也舅氏於諸甥中尤愛憐樾嘗撫子指吾

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見之否平居設酒食召樾與飲舅氏自提觴行趣令醉樾謝已醉不能飲舅氏笑曰子性嗜飲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者不趣子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氏實飲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酒半仰首歔歔徐顧謂樾曰予窮於世今老且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爲古文辭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爲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焉樾受命而退未及爲而舅氏遂舍予以卒悲夫君旣卒之七日其兄子某以君之權厝厝於縣城北月山之麓樾涕泣而爲之誌



陳處士墓誌銘

朱仕琇

昔東漢之末賢人輩出。潁川陳氏荀氏尤盛。世有令聞。接于魏晉。其時稱陳氏之德者曰公慙卿。卿慙長。是知勢位隆卑不足爲太上之輕重也。自太邱後。郭有道。覃季子。侯元覽。孔寧極。徐希顏。皆以布衣特見于名人之文。至連處士喜施。應山之人思之。郭義官一村老樸。誠孚于異物。歐陽永叔歸熙甫。樂書其事。甚矣德之必聞也。三公列侯載于民上。萬目所仰。歿而無稱者多矣。雖或譜史冊。而世多昧焉。閭巷匹夫。聲跡淺近。而文人喜名于篇後。世共傳其人。豈非誠

之不可掩。而教之所賴以立者哉。陳處士國婁者。建寧北鄉石臼人也。字聖標。少業賈。與衆逐什一之利。然仁心爲質。未嘗以是傷其行也。嘗予人白金二百。市布旣而不償。處士曰。是不得已也。卒舍之。農有負租不入者。審其貧。遂折券。賜以錢粟。自哀不及事母。爲母之兄子。娶妻生子。館而食之。終身事繼母四人如一。諸弟亦不知與君異母也。余嘗與其母弟文學。君談值天嚴寒。處士親爲文學加衣。是時文學年踰五十。處士亦六十矣。兄弟娓娓笑語。如童穉時。余私爲歎息。處士御家有法。內外肅然。族或相訟。未能曲



直者。決于處士之一言。事有利于人者。無不爲也。縣舉鄉飲者。賓人以爲宜。卒時年若干。子幾人。某某孫幾人。子某將以某年月日葬處士某地。先期介余從姪孫雄。元來求銘。余久廢于世。未得以其辭薦道。當時賢士大夫功德。每以自慊。顧野處之彥。獨時狎而得之。因得論次其始終。附古所云發潛德之幽光者。後世欲著孝義獨行之篇。將必有取焉。處士其一人也。銘曰。居跡雖猥。而情孔良。姻族懷之兮。今也則亡。信鄉里之善人兮。銘以彰之。

○海峰先生墓誌銘

吳定

先生姓劉氏。諱大櫨。字耕南。號海峰。桐城人也。曾祖日耀。明崇禎時。以貢士廷試。授歙縣訓導。祖牲。父柱。皆縣學生。先生狀貌豐偉。而性情直諒。寬博讀書。工辭章之學。自古文亡於南宋。前明歸太僕震川。暨我朝方侍郎靈皋。繼作連起。其衰至先生。大振其才之雄。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曾蘇王之能。瑰奇恣睢。鏗鏘絢爛。足使震川靈皋。驚退改色。詩亦孕育百氏。供我使令。元明以來。辭章之盛。未有盛於先生者也。年二十九。應舉入京師。巨公貴人。皆驚駭其文。而尤



見賞於方侍郎暨吳荆山閣學以爲昌黎復出已而  
兩中副榜貢生以終乾隆之初邵開府余京兆欲薦  
先生賢良方正辭會舉博學宏詞方侍郎以先生薦  
及試爲大學士張文和所黜而文和後大悔洎乾隆  
十五年詔舉經學文和獨舉先生而文和旋去位  
乃出爲教諭於黟黟士至今感誦先生教育之仁不  
息國家用經義選天下士而先生以振古之文生  
於列聖相承文教累洽之日又有持權者爲之引  
延而卒淪溺下僚不獲展其才以沒則信乎命之窮  
也然而富貴之榮沒則寂焉斗筲之功名亦澤竭則

忘焉天地之光華一日不掩則先生之文章一日不  
磨界先生以曠世不數畀之才而特假巖壑寬閒之  
歲月以成先生千古之榮天之眷佑之者至矣即使  
先生數奇屈於生復屈於死卒致泯沒於無聞而先  
生之可不朽乎此生者自在也其又奚懟焉所著有  
詩文集已久行世其卒也以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  
八日年八十有二娶吳氏生子三人皆早死以兄之  
孫符琢爲長子介後嘉慶四年十月某日葬先生於  
梅子嶺先塋之左門人吳定涕泣爲之銘曰  
文雄千古遇屯一時一時之屈千古之師豈無公相



高。燄。霆。飛。百。千。灰。滅。公。尚。巍。巍。韓。歐。之。側。配。食。攸。宜。  
謂。予。不。信。請。視。來。茲。

○ 吳蕙川墓誌銘

吳定

君諱紹澤字蕙川歙之溪南人也。祖諱邦佩父諱鋒。伯父錫無子以蕙川後之。蕙川爲富貴之裔而樸誠謙退尚信義。雍然儒者。少讀書於歙西之靈金山上。與方歸原偕處新安雋雄之士如鄭用收戴東原程易田金藻中數往來山間。互以經術文章相督勸。號一時之盛年。旣壯師事桐城劉海峰先生。學爲古文。辭業益以擴聲聞。燕越吳楚之交。予嘗與桐城王濱

麓數訪蕙川。一日蕙川盛治壺殮相與徧游園林。眺覽山川之雄秀。蕙川因侈陳往古豪俊非常之士。建功名走萬里外。作爲文章。宣布朝廷。威德氣甚壯也。已而四顧唏嘘俯首。淚下。予與濱麓啞然笑之。則曰。此予疇昔之志也。嗚呼。今已矣。蕙川家多文學之彥。其從父昆弟或成進士官翰林。而少年其馳驟於靈金山者。亦半爲達官。以去。獨蕙川年五十有三。以諸生卒。海峰先生嘗悼心占文之壞於今七百年。而深嘉尚蕙川之辭。有歐陽子遺音。竟其學可頡頏之也。嗟。吾蕙川功名不獲建矣。而文章亦未及大其成。奄



然違世百年之後蕙川之風流其無乃歇絕乎此尤  
可爲吾蕙川弔也其卒也爲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  
七日娶鄭氏無子以弟紹瀛之子棫爲君後將以某  
年月日葬蕙川於某山之陽銘曰  
木蕭蕭兮風急若有人兮太息齊旦暮兮古今嗟有  
懷兮誰畢魂兮歸來安君宅

鮑君墓誌銘

吳定

鮑君諱嘉命字鸞書一字鏡湖歙之巖鎮人也六世  
祖諱登明國初隱居奉母不仕曾祖諱蕃候選州  
同知祖諱善基庠生父諱倚雲優貢生君年十歲卽

出爲伯父諱倚樓後性豁達少偕兄嘉望承生父受  
學以藝文震於庠父兄沒遂放游吳越間以飲酒歌  
詩爲樂家甚貧君不屑屑慮往往傾已所有以贍  
人故人無賢否皆慕與君交賓朋日盛予嘗與君應  
省試聚金陵會日霽君挈予陟幕府之山訪烏衣之  
巷慨然想見王謝諸子功烈之隆俯仰江山淚數行  
下予異之君曰大丈夫生逢盛世不克變化如龍蛇  
茫茫上浮雨澤六合顧安能終日困縛如轅下駒哉  
因極言人生得喪如雲霞之變幻太空如風之過耳  
囊有一錢卽出以鬪故舊賑貧氓以適我之性奚爲



不可乎。既遊遊久之，無所合，遂益不問妻孥生產，以爲常。君之配唐孺人者，同縣槐塘人也。曉書史大義，姑晚善病，不解衣以侍者經年。君既困於游，孺人賴有兄歲周其乏，然所入常不支。孺人忍飢教育諸子女，甚勤，無愠色。君之得以嘯傲湖山，無憂家室者，孺人之助也。君以乾隆乙卯閏二月二十四日卒，年五十有四。先是癸丑八月初二日，孺人卒，年四十有九。其卒蓋先君二年。子四：曰桂星，中順天壬子鄉試，以教職用；曰金聽，承兄嘉慶後，曰珊，曰桂枝，皆幼。長女適孺人之姪唐澧，次適畢掄甲，次未字。孫一曰庚，桂之而君又奚悲。

魯賓之墓誌銘

并序

陳用光

星少而才，嘗從予游。將以某年月日合葬其父母於某山之原，而請銘於予。銘曰：仁不盡施而畢於斯，豈人爲之抑，天爲之隱。天既爲之，而君又奚悲。



君自乾隆壬子舉於鄉一再應禮部試不遇遂絕意  
進取養親課子志以文自見及丙子冬母鄧宜人促  
之就試始北行成進士未殿試聞鄧宜人訃奔喪  
歸歸而與其兄繪啟視厚畚先生塋將以宜人祔遽  
與其兄同遭疾繪辰卒而君亦以亥亡嗚呼陰陽家  
言儒者不之信君兄弟同日卒人以為有所干觸於  
形家之禁忌君家世有厚德而君復志學不懈豈天  
之於君子亦聽其氣數之偶值而不能為之主耶嗚  
呼天之生才不易而不能維持之以觀其成何也君  
與其從子習之嗣光及余皆以戊子生少同學志相

得習之山木先生子也三人者同為朱姚之學山木  
先生導之也君丁丑來京師余招之居余家與追憶  
少時同學事悼習之之前卒而交相勵以姚先生之  
所期及奔喪歸以鄧宜人墓志屬余為之辭及至  
家再以書來未幾而君之訃又至今乃兩脫其藁以  
寄君之子益漼然不知涕泗之交落也已君卒於嘉  
慶某年月日距其生於乾隆戊子年某月日得年五  
十有一曾祖瑗仕至通政使司右通政妣鄧氏饒氏  
皆封淑人祖京廣西平南縣知縣妣梅孀人父鴻癸  
未科進士為河南沈邱孟縣知縣有循績姬傳先生



嘗表其墓妣涂氏鄧氏皆封宜人君娶黃孺人前卒  
生子仁再娶鄧孺人生倬佑備儀仁倬皆縣學生孫  
一君之葬未有期也諸孤以書來乃敘次以志予哀  
而爲之銘曰  
盱山之清君其氣兮黎水之澄君其志兮磬折委蛇  
抱仁趨義兮戔戔聞闔森翼衛兮天狙君才莫謁於  
陛兮世有昌黎孰交臂兮翱樵籍湜君欲軼其次兮  
不懈以成乃遵之厲兮以葬以學孰終君事兮以瞑  
君目以勗君嗣兮

鄧宜人墓誌銘 并序

陳用光

鄧宜人曾厚翁先生鴻繼室也考諱景唐南城人侯  
選州同知母某氏厚翁先生初娶於同邑涂氏有賢  
德早卒及宜人來歸而翁姑皆稱其宜家性儉約後  
雖居官署未嘗衣羅綺厚翁先生將引疾歸惟宜人  
勸之曰君性剛早退是乃所以爲福也其識之明決  
如此幼子續以壬子舉於鄉自壬戌後未嘗應禮部  
試至丁丑宜人促之行續不獲已與計偕遂成進士  
未廷試聞宜人訃歸以書來屬其友陳用光爲銘  
幽之文曰吾先君知子子又嘗謁見吾母茲其所以  
請也宜人以嘉慶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卒距其生



某年月日享年九十有一子四紳繪綬續孫七英薰  
郡學生仁倬縣學生佑侃儀曾孫一厚畚先生新城  
中田里人也與先大父凝齋府君以學行相友善後  
移居於南城之北門用光每過郡城山木先生輒携  
以謁先生先生嘗曰子鼻以上似凝齋云用光與續  
同歲生先生嘗患續體弱山木先生指用光語曰是  
子幼固多疾者弱不足患也厚畚先生喜賓客每治  
其必宜人手爲之必豐以潔用光過郡城輒喜就宜  
人家飯葢兩家之遊從若此續既成進士奉諱歸人  
固冀其補與廷試入館閣乃未幾而續之訃又來

葢營葬宜人而與其兄繪先後一日同卒於山中矣  
余旣重悲續乃按續所爲宜人行狀略其瑣細而撮  
其要以俟諸孫之營葬於他日銘曰  
上壽旣登孫曾繩繩旣康旣寧慮周於世趣子就試  
以終教事愴麻衣之南歸兮志營葬而空齋兮惟人  
事之不可齊兮豈速子以成名兮乃厄運之前知兮  
終祔永吉孫曾之綏兮

從舅鄒君墓誌銘

管同

君諱毅字明川當明世宗時御史鄒公應龍疏劾嚴  
嵩奸嵩竟以譴死直聲聞天下君其後裔也近世遷



江寧數傳而至君祖祖二子長君父曰榕次君叔曰  
森君叔以舉人爲安東教諭方正能文事載江寧府  
志則同之外祖也故同於君稱從舅云君生十餘歲  
而父游於蜀其始也間數歲一歸已而不歸者三十  
餘年後遂不通書問君念且痛一日謝家人攜襆被  
徒步入蜀訪焉至成都不見見其故人告曰尊公去  
此久矣問以地謝不知君遂渡桔桔踰五漫徒步走  
七月乃至達州初漢諸葛武侯旣卒蜀人哀思如喪  
父母其裹首多以白謂爲武侯制服云自漢以來遂  
相沿不變君至達州適邨民有會事裹白巾者相望

俄見一老翁朱纓而至君曰此吾父也已趨前伏地  
以父呼其人大驚扶掖旣相問良然相持大痛不已  
遂迎以歸盡孝養者十餘年君生平專爲入司會計  
甚貧困且未嘗深讀書而頗篤於內行嘉慶某年卒  
年六十妻柳氏先喪無子合葬傳家山與同祖父墓  
相鄰近同嘗爲記云吾子孫省墓者當併祭君及外  
祖教諭公銘曰

猗嗟舅氏旣孝而恭如何上帝降以鞠凶始毀其家  
回祿祝融繼而矜獨備於一躬親朋不知但曰君窮  
行韜名晦識者甥同萬里迎親於蜀之中誰與媿者



壽昌朱公人視爲窮天視爲通鑒此銘刻母悲幽堂  
武季子哀辭  
方苞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爲墓表將以歸其孤冬十月孤洙至京師日家散矣父母大父母諸兄七喪蔑以葬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家冬春間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夏余出塞返役而洙死已浹日矣始商平有子三人余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卒年二十有四次子某年二十有一將受室而卒洙其季也憶洙五六歲時余過商平常偕羣兒喧聒左右少長

抱書從其父往來余家及至京師則幹軀偉然余方欲勉之學行以嗣其宗而遽以羈死有子始二歲商平生故家而窶艱迫阨視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交糶米鹽無幾微輒生瑕釁然卒能約身隱情以盡其恩而不愆於義余每歎其行之難也而旣羸其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耶洙卒於丁酉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一藁葬京師郭東江寧義塚余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鳴余哀其辭曰

嗟爾生兮震怒罹百憂兮連延蹇孤遊兮局窘命支



離兮爲鬼客。天屬盡兮榮。榮羞地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之汭。翳先靈兮日延企。魂朝發兮暮可投。異生還兮路阻修。孺子號兮在室。永護呵兮無失。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十二

記

愚樓記

施閏章

就亭落成之明年作愚樓於署之西北。蓋非自余始也。地故有亭。崇垣蔽之。莫由騁目。僉謂非樓不可。因而高之。規若車蓋。藉若丹霞。旣成而城郭江山指掌間矣。左右楓樟三四樹。輪囷攫拏。不知幾百年。其南則頽宮叢桂蔚鬱。園橋之外。被以芙蓉。鱗比繡錯。閣山雲物。來集綺疏。客皆以爲黃州竹樓。無以尙也。乃有竊笑於旁者曰。此傳舍也。夫旣已亭之矣。何不憚



頰而棲是營甚矣。愚山子之愚也。子聞而矍然。是言也。誠中吾病。遂以名吾樓。雖然。子不見夫鳳凰之翔千仞。鷦鷯之棲一枝乎。彼各適其適也。使易地失其所。憑則皆不適也。且惡知鳳凰之樂於鷦鷯。一枝之卑於千仞耶。千仞耶。一枝耶。吾不知其所。居坐而于。于。臥而栩栩。聊取適於一瞬。夫孰智而孰愚。笑者不能難。嗒然而去。書以記其事。康熙辛亥八月之二日也。

履硯齋記

汪琬

宗人季青購得古端硯一於俞子無殊之所。其形如履。遂以履硯顏其齋。既命四方諸名士作詩歌以寵之。復屬無殊命予爲之記。予問曰。季青何以好此硯也。無殊曰。此硯相沿爲宋季物。閱世三百載矣。自閩流入吳中。凡更數姓而入於季青之室。季青弱冠以意氣自豪。讀書善屬文。則其得硯之古者而好之。不亦宜乎。予曰。甚矣季青之惓惓於古也。雖然。古之宜好者。獨硯也乎哉。其見於器物者。則有鐘彝鼎鬲尊。壺盤洗之屬。見於翰墨者。則有碑文石刻書法名畫。近代士大夫遺蹟之屬。是皆可謂古矣。顧猶非其至也。最上則莫如六經三史諸子百家。與夫漢魏以來。



迄於唐宋諸凡賢人君子大家名流之文章其好之也非區區供耳目之玩而侈見聞之博也蓋得其鐘鏃器皿則可以考制度得其法書名畫則可以怡性情得其經史子集諸書則可以上鏡國家之盛衰興廢下觀人物之是非邪正淺深高下而采擇其嘉言善行以爲楷模而備當世之用其益視一硯不尤大哉夫古人之亡久矣一切流風餘韻往往散見於是數者之間雖其磨滅乎兵火零落乎山崖墟市而毀棄乎婦人孺子流俗之手殆不知其幾而留傳人間者猶十而三四也特患夫有力不能好與好之而無

力耳季青旣年少有志而又力足以副之益當還收博摭使是數者悉充物於齋中然後能極其所好而無憾也而其端蓋自履硯始若區區以此硯爲古則季青之名其齋也母乃局於一物而未之思耶吾知其必不然矣故爲述前之說以廣之

石塢山房圖記

湯斌

吳郡山水之佳爲東南最而堯峰名特著者則以汪鈍翁先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辭官讀書其中四方賢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其一言以自壯而鈍翁嘗杜門謝客有不得識其面者則徘徊



徊。礪石松桂之間。望烟雲杳靄。悵然不能去也。以此  
鈍翁名益重。然亦有病。其過峻者矣。王子咸中舊家  
吳市。有亭臺池館之勝。一旦攜家卜鄰。構數椽於堯  
峰之麓。曰石塢山房。日與鈍翁掃葉烹茗。歡歌宴息。  
鈍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贈之。稱相得也。鈍翁志  
召入都。咸中復從之。舍舟登陸。千里黃塵。追隨不少  
倦。蓋其有得於鈍翁者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於  
城西草堂。讀其所爲堯峰山莊諸詩。慨然欲往遊。未  
果。至京師。始與咸中相見。叩其所學。大約以鈍翁爲  
宗。問出其山房圖。請記。余旣心儀其爲人。而又自悔  
不獲身至堯峰。以觀其所謂文石乳泉者。猶喜得於  
圖中。想見其藤門蘿徑。芒屨竹杖。相過從吟咏時也。  
乃撫卷歎息者久之。昔王摩詰輞川別業。山水踞終  
南之勝。時有裴迪以詩文相屬和。至今覽其圖畫。所  
謂斤竹嶺華子岡。彷彿猶想見其處。摩詰在開元天  
寶間。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辭之工。猶爲後人所艷  
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潔。學術之正大。有非摩詰所  
敢望者。咸中志趨卓然。其所進未可量。或亦非僅僅  
裴迪比。後人見之。而嚮慕當何如也。故爲之記。

看竹圖記

朱彝尊



寧都魏叔子與予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予將  
返秀水錢唐戴蒼爲畫烟雨歸耕圖叔子適至題其  
卷於是叔子亦返金精之山蒼爲傳寫作看竹圖俾  
予作記予性癖好竹甲申後避兵田舍凡十餘徙必  
擇有竹之地以居其後客遊大同邊障苦寒乃蒸葦  
以代竹旣而留山東見冶源修竹數百萬狂喜不忍  
去歸買宅長水上曰竹垞叔子過余言金精之峰十  
有二其一曰翠微易堂在其上梧桐桃李橘柚皆植  
獨竹不生種之自叔子始近乃連岡下上無非竹者  
蓋予兩人嗜好適同也珍木之產山雨葉至等尺歲  
久而林始成又或萎於霜或厄於閏若夫竹苟護其  
本則未乃直上匪特有君子之守而已其萌然興起  
突怒無畏類夫豪傑之士拔泥塗而立加萬夫之上  
叔子居易堂讀書且二十年天下無知叔子者一旦  
乘扁舟下吳越海內論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於  
簾而驟于夫烟霄也文豈之爲道亦猶種竹然務去  
其陳根疏而壅之其生也柯葉必異然則叔子毋徒  
恃其已學者而可矣

謙守齋記

陸隴其

余旣以謙守名周子憲章之齋或問謙守之義曰滿



損謙益之理備於書矣。哀多益寡之訓詳於易矣。我見人家有累世富盛者必其人戰戰兢兢常若履虎尾涉春冰自卑而尊人者也有方盛而忽衰者必其自尊大視其家若泰山之固磐石之安人無如我何者也。此理甚明。但人家子弟生長富厚不能如創業之人更歷事變不知稼穡之艱難往往驕溢爲父兄者亦未如之何。此無他術惟使多讀書觀古今盛衰之故則知自謙矣。知謙則知自守矣。吳磊齋先生有言子弟一讀書則百病皆除。旨哉言乎。由是觀之謙也者守家之本也。善讀書者又謙之本也。憲章以謹矣。其必有味乎斯言。

夜游孤山記

邵長蘅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兄戒庵別業也。樓面孤山暑甚未能往。七夕後五日雨過微涼環湖峰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峰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激澈余游興躍然借學士呼小艇渡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徘徊林處士墓下已舍艇取徑沮洳間至望湖亭凭檻四眺



則湖圓如鏡。兩高南屏。諸峰迴合如大環。蓋亭適踞湖山之中。於月夜尤勝。亭廢今爲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並湖行二里許。足小疲。坐西冷橋石闌。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冷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堤。當卽此地。嗟乎。嵐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燄之赫奕。妖冶歌舞亭樹之侈麗。今皆亡有。旣已蕩爲寒烟矣。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尙存。何耶。相與慨嘆久之。孤山來經僧舍六七

日。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游之明日。

槐榮堂記

尤侗

夫椒之麓。大木于章。其間轟然而挺。鬱然而豐者。有槐焉。蓋平許氏之堂堂之中。象服而坐者。爲錢太夫人。冠帶侍立者。太中丞公也。吾聞大中丞四歲時。太夫人指槐語之曰。此槐覆堂。汝作都堂。至中丞五十而言。遂驗。吾不知太夫人何以知之。豈槐有靈焉。見夢於太夫人。而爲之兆與。或太夫人預卜其子之貴。姑借樹木爲識。槐乃應命而興與。然當中丞開府晉



陽太夫人已沒此其故太夫人雖知之而未及見之故無得而徵焉道中丞卽世槐則枯矣越歲辛卯枯者復榮於是青嶼侍御登魏科歷膺仕而諸孫孝廉文學翩翩代興顧視槐之蠹然鬱然者若青蔥之始出也此其故不惟太夫人不及知卽中丞暨侍御以下豈能知之嘻亦異矣天祥桑嘉禾赤芝紫荆草木之異不一而足而莫著於宋王祐手植三槐謂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此與太夫人言絕類宋書載祖士雄庭槐甚茂及雄居喪槐亦枯死服闋還茂高祖爲之名其里曰累德與許氏兩世事又類其尤異者晉

陽城角有槐一日之間三榮三悴然則天地生物無所不有其榮枯變化固物理之常而不足異與若人世盛衰隆替之數則存乎其人德業有以致之彼草木無知偶然相應未可以爲常與然淇範休徵庶草繁庶禎祥之至至誠前知豈有一定而不爽者與此其故吾亦不得而知也青嶼侍御之爲此圖也非以炫異亦曰小子志之以無忘太夫人之教及大中丞之烈云爾古之大夫有嘉樹焉猶封植之況先澤所存者乎遂出以示尤子尤子曰美哉吾爲之賦甘棠

無怒軒記

李紱



怒爲七情之一。人所不能無。事固有宜怒者。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已。是已。顧情之發也。中節爲難。而怒爲甚。血氣蔽之。克伐怨欲之私乘之。如川決防。如火燎原。其爲禍也烈矣。吾年踰四十。無涵養性情之學。無變化氣質之功。因怒得過。旋悔旋犯。懼終於忿戾而已。因以無怒名軒。不必果無怒也。有怒之心。無怒之色。有怒之事。無怒之言。蓋所怒未必中節也。心藏於中。可以徐悟。色則見於面矣。事未卽行。猶可中止。言則不可追矣。怒不可無。而曰無怒者。矯枉者必過其正。無怒猶恐其過怒也。軒無定在。吾所恆止之地。卽以是榜之。

遊鴈蕩記

方苞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百而皮。古蹟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甥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



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峰其崖洞非  
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  
字及其詩辭如瘡疥磨然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  
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  
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  
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屬於愚僧俗士之剝鑿  
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  
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  
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  
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身涉世  
之學聖賢成己成物之道但可得而見矣

無齋記

劉大櫟

天下之物無則無憂而有則足患人之患莫大乎有  
身而有室家卽次之今夫無口何愛於天下之色無  
耳何愛於天下之聲無鼻無口何愛於天下之臭味  
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失吾無與於其間  
而吾事畢矣橫目一足之民瞽然不知無之足樂而  
以有之爲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  
華有宮室矣而又欲其壯麗明童豔女之侍於前吹  
竽擊筑之陳於後而旣已有之則又不足以厭其心



志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九夷八蠻無不賓貢矣，則又欲長生久視，歷萬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歎羨於富貴佚遊而欲其有之也，豈有終窮乎？古之詩人心知其意，故爲之歌曰：隰有萋萋，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夫不自明其一身之苦，而第以萋萋之無知爲樂，其意雖若可悲，而其立言則亦旣善矣。余性顓而愚，於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爲樂，而天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之所有者，我皆不得而有之，上之不得有馳驅萬里之功，下之不得有

聲色自奉之美。年已五十餘，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之惟此身也。使其於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之苦其將何極矣。其亦不幸猶有此身也。使其併此身而無之，則吾之樂其又將何極矣。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自足，啼饑之聲不聞於耳，號寒之狀不接於目，自以爲無知，而因以爲可樂，於是以無名其齋云。

漱潤樓記

劉大櫟

桐城縣治之東，百二十里曰雙溪鎮，其地皆市區，商賈米鹽之所輳集，士人鮮居之者。而余女弟夫謝君



師其避地至此。乃於其居宅之後，買隙地爲樓。其前雖喧囂，而後頗閒靚。湖水茫茫，田塍如畫。西北諸山，若擗。琴、金、紫、飛、鴈、遠者，鶴鳴、牛牯、馬鞍、柳風、拔茅，皆蠹在軒牕欄楯之外。風雨雲煙，晨夕之氣象萬變，而樵歌漁火，高帆遠檣，出入映帶，其間樓成。余與師其飲酒，顧而樂之。師其請所以名之者，余題曰漱澗。其後余遊京師，而師其下世，所遺孤甥纔十歲，余因而歸窮居無事，乃復來此樓，課甥爲童子之句讀。日有餘暇，則又自取六藝而研究之。昔莊周稱六經先王之陳迹，而讀書爲古人之糟粕。夫漱六經之潤而大無以潤乎天下，小之又不能自潤其一身，則雖以讀書爲糟粕也，固宜。故曰耕也，餒在其中；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余於六經之道，其爲鹵莽也多矣。宜乎餒之及子也。伯昏瞀人有言：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余少之時，馳騫奔走，雖欲讀書而無其暇。今老矣，顛秃齒危，兩目不能瞪視，乃復終日汲汲於此，其巧者之勞乎？智者之憂乎？抑無能者之遨遊乎？余不能自知也。因追念昔者名樓之始而爲之記。

○七峰草亭記

杭世駿



街南別墅中修竹盈畝有石若筍者七高秀竦擢掀  
土而刺天馬君嶰谷構草亭以延之名以七峰屬予  
爲記考之爾雅釋山之名四十有二而峰顧不與焉  
迹其所爲小而高岑銳而高嶠大抵不離乎峰者是  
然高則或至數十百里而卑亦不下數千尺若茲數  
石者非有圓陰之虧蔽雲嵐之變幻而目之以峰也  
何居大凡山之植體也類皆坡陀偃蹇巉巖嶮峻之  
變態爲多而峰則翠然矗峙於莽蒼之中獨能絕所  
附麗焉今試據斯亭而望俯者如笏植者如竿削者  
如圭聯者如壁開戶而揖若毅夫介士肅手而却立

啟窗而窺若高人羽士拔俗而寡偕有刻厲之行有  
勁正之節有廉傑儔岸孤高介特之風範嶰谷兄弟  
尊已而尚志敬業而樂羣昕夕翫對庸以比德豈復  
有高下多寡之數存乎胸中哉若夫海內奇勝之區  
以峰名者日屢更僕而不可以悉數推是意以往德  
日進而不可已渠無有其最高者可以躋陟乎記云  
祭泰山者必先有事於配林七峰者茲其爲配林也  
與惜乎吾立言之未峻不足以發其奧也

○○○散書後記

袁枚

書將散矣司書者請問其目余告之曰凡書有資著



作者有備參考者。備參考者。數萬卷而未足資著作者。數千卷而有餘。何也。著作。者。錄。書。以。就。已。書。多。則。雜。參。考。者。勞。已。以。狗。書。書。少。則。漏。著。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於。明。堂。奧。區。之。結。構。而。木。屑。竹。頭。非。所。計。也。考。據。者。如。計。吏。持。籌。必。取。証。於。質。劑。契。約。之。紛。繁。而。圭。撮。毫。釐。所。必。爭。也。二。者。皆。非。易。易。也。然。而。一。主。創。一。主。因。一。憑。虛。而。靈。一。核。實。而。滯。一。耻。言。蹈。襲。一。專。事。依。傍。一。類。勞。心。一。類。勞。力。二。者。相。較。著。作。勝。矣。且。先。有。著。作。而。後。有。書。先。有。書。而。後。有。考。據。以。故。著。者。始。於。六。經。盛。於。周。秦。而。考。據。之。學。則。自。後。漢。末。

而始興者也。鄭馬箋註。業已回冗。其徒從而附益之。捭彈踏駁。彌彌滋甚。孔明厭之。故讀書但觀大略。淵明厭之。故讀書不求甚解。二人者。一聖賢。一高士也。余性不耐襍。竊慕二人之所見。而又苦邇來考據之才之太多也。盍以書之備參考者盡散之。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國朝古文所見集卷十三

記

遊媚筆泉記

姚鼐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矗壙回嶄橫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澹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艸松樅槐楓栗橡時有鳴巖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死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



之垂雲泚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上，可布地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墜谿內。左文學沖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要客，九人飲。於是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蕭振巖壁，榛莽羣泉，磯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薑塢先生與往，爾從，使爾爲記。

登泰山記

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曰觀峰，在

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頴，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遶泰安城下，酈道原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旣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



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糝菹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樓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 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

與人膝齊桐城姚某記

○○○晴雪樓記

姚 甫

遼東朱孝純子穎知泰安府之二年境內旣治無事作樓於居室之東曰晴雪之樓又一年余自京師來遊泰山偕子穎登其上思昔子穎西在巴蜀以軍興使雲南永昌後又逾美諾之巖入小金川之阻冰雪所汙師旅所屯往來常數千里今年賊起泰安鄰郡子穎最先造大府幕爲出方略親戰臨清城下巨炮越頭上手射斃賊首一人率士入城遂定餘孽余誠偉其氣然方其出入險難之地履鋒鏑之所交忠謀



勇氣。誼不顧已。固不知復有燕游之樂。及事定時。夷口不言功。伐蕭條。登眺澹若無爲。此所挾持。蓋過人益遠矣。余驚怯無狀。又方以疾退。浮覽山川景物。以消其沉憂。與子穎仰瞻巨嶽。指古明堂之墟。秦漢以來。登封之故。迹東望汶水。西流放乎河濟之間。蒼莽之野。南對徂徠。新甫。思有隱君子處其中者。之或來出。慨然者久之。又相視而笑。余之來也。大風雪數日。崖谷積滿。霽日照臨。光輝騰暎。是樓之名。若獨爲余今日道也。然則樓之記。非余而孰宜爲。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作樓始成。三十九年十二月。桐城姚某記。

紫石泉山房記

吳定

予家舊居歙西巖鎮之南山。先太父旣老。乃築室巖鎮上游。徙居之。門濱溪水。種竹數十竿。入門折而西。有書室兩楹。踰書室而南。則圃也。圃多植桃李梅桂之屬。竹間之。與門前之竹。中外掩映。故大父自題其圃曰竹圃。圃有紫石池。泉瀉瀉流其上。豫章尚書曹公秀先東游。嘗棲息於此。愛之。名其軒爲紫石泉山房者。曹尚書也。巖鎮有萬家之市。而予家獨遠市。而居人跡罕至。以處讀書之士爲宜。子生八歲。始讀書軒中。幼穉不自揆。慨然思繼宋賢之跡。而踐其庭。以



國朝古文所身集卷十三  
四  
與游揚黃蔡諸賢伍。而是時塾師方訓迪以科舉俗  
儒之學。而予又私愛古人之文藝詩歌。早夜諷習。以  
分其勤。蓋二十餘年矣。中歲以後。始畢心力於四子  
之書。四聖之易。及凡六藝之文。口吟心繹。奉以爲儀。  
於出處進退取與之大節。未嘗敢隕越也。然而視聽  
言動之違乎禮者不少矣。荒陋之辭。足以宣昭聖訓。  
者。又無幾矣。回思入塾之初。方冀與古人頡頏千載  
之上。今老矣。而尺寸之獲。僅終於斯。然後知讀書之  
士。愛博而業精力分。而功就自古及今。未之見也。曩  
者棟宇初興。黝堊鮮濃。泉甘竹綠。童冠咸集。讀書之

音琅琅。不可謂非盛也。轉瞬之間。游從舊侶。半皆散  
亡。竹旣凋殘。池亦竭矣。此雖志得氣揚之子。追尋舊  
蹟。有不禁涕零者。況僕以垂老無成之人。日覽斯泉。  
能不淒然顧影而自悼哉。階下有梅二本。枯朽久矣。  
嘉慶二年。根旁忽產雙芝。是年予舉孝廉。方正於鄉。  
子邦佐亦游鄉學。里人以爲此雙芝之瑞。應予笑曰。  
區區者。烏足稱瑞哉。意小子衰朽之年。天或者猶成  
小子之幼志。而爲此兆與。嗚呼。是則誠瑞也已。

紫雲山房雅集圖記

王芑孫

予嘗宿楞伽山中。夜聞折竹聲。如裂帛。虛響動空。厓



國朝書文所身集卷之三  
五  
谷相嘯索衣而起始知雪深一尺矣又嘗從幸五臺  
度龍泉之關關踞嶺數百丈雪中治道士與水相雜  
和滑不可上馬駝不幸墮澗中沒不見春尾人人手  
足相攀援及至關混茫一白不見天地相與茫觀其  
勝當是時又人人汗浹背不知寒也其後予當酷暑  
迴思此一境者慄然豎毛髮而當其時皆不知夫寒  
非有異也以爲勝而忘其爲雪者意有所極也意有  
所極則凡加於身者其猶委蛻矣士君子出入於暄  
涼寵辱毀譽之交大抵心有之則有之之心不有之則  
不有之又何往而非雪與莊子茫然仿偟乎塵垢之  
外有駭形而無損心朱雲郭憲辛慶忌之徒得之以  
成其節而名於後世豈非以是與乾隆壬子五月曹  
定軒侍御飲其友於紫雲山房子以事不及赴已而  
繪圖作詩示予屬綴一言今年久不雨京師之熱甚  
於往歲其飲於是而爲之詩者夫亦有郢客之高歌  
瑤池之仙倡乎予固不能盡讀也輒舉生平所涉雪  
境之異者以與諸君子相和侍御方以敢言立朝介  
然欲有所建白於世如前之說或又侍御所聞焉而  
有概於心者遂書以爲之記

捐峰亭圖記

秦瀛



自處州洄溪徑石門灘温溪諸水以達於甌江而温  
州郡城適當其衝睥睨壯麗爲一都會郡城諸山海  
壇郭公華蓋翠微之勝環繞罨靄而回鷗山在郡城  
之西亦適當江之衝山故有亭明成化年間築見於  
郡志今久廢山之麓爲廣濟廟以祀宋熙寧年間神  
神姓林氏諱二益温之瑞安人也乾隆五十年郡人  
張國彪等籲請當事擴而新之爰卽其地增置臺榭  
池館壘山石玲瓏巉刻而其巔有所謂揖峰亭者俯  
瞰甌江面掛彩華嚴黃巖諸峰若相拱揖狀時余同  
年吳橋方君林爲郡守取以名之遂爲城西名勝癸

丑冬余以分巡蒞温閱四月借權郡丞山左焦君汝  
甸謁廣濟廟登斯亭翼日張國彪等繪圖以進將付  
剞劂而請余爲之記且夫登臨山水騷人墨客者之  
事也士大夫官於其地勤勞政事宜有所不暇及者  
然政貴養民必先自養其心心所得所養則優游寬裕  
施之於政者無不平而登高眺遠俯察仰觀足以抒  
其鬱伊導其悅豫於政事亦不爲無助浙東山水旣  
甲於天下又適當國家承平百數十年海上無桴  
鼓之警年豐物阜民氣和樂余與僚佐偶以其暇從  
容燕游憑闌四望撫城郭之鉅麗睇山海之浩渺當



益思休養生息所以致此盛者而非僅供一時眺覽之娛已也。至於亭之左右雙桂有堂七賢有石濯纓有亭鑑池清冷石梁綿亘皆見於圖不層層詳也。而廟之巔末已見於前觀察元和沈君樹聲所爲記。不具書。

訪周孝侯讀書臺記

張翼

予嘗讀周孝侯傳觀其政事行蹟尙已及訪其遺址登讀書臺未嘗不慨然想見其爲人侯負絕入之勇蕩行檢爲鄉里患卒感父老言刺虎斬蛟改行力學何其毅然剛決乎。厥後仕吳歸晉糾劾不避寵戚此

皆不足爲侯異夫以侯之英風勁節宜若驍勇少文誌斯臺者或祇以入傳豈真能折節讀書而卒成爲著作才耶。逮讀默語風上記諸書然後歎侯之好學深思一至於此當其以身殉國大節凜凜從容就義之風素所樹立使然也宜乎後之人慕其學愛其臺每低徊留之不能去云。臺在金陵城東南隅踰朱雀橋至紫石崖緣山椒而右經古柏蘭若林木蒼蔚石徑曲折登之竦然勃然愈令人想見侯之奇行也。嗚呼後之徒負血氣怙過不悛者其亦知所處矣。三代而下如侯者真可謂百世之師哉。



我宜軒記

周鴻覃

凡物之情有所宜卽有所不宜此天之所爲而非人  
之所能強也軒冕榮矣繫猿鶴而加之不如空山窮  
谷之宜於飛走也膏粱美矣籠蜩蟬而餌之不如清  
風涼露之宜於吸飲也是故文王宜葛藟曾皙宜羊  
棗蜀主宜結髮稽康宜鍛竈巢許不宜帝莊周不宜  
相陶淵明不宜縣令若此者聖賢不能易其素達人  
不能齊其觀豈非天乎余生平宜閒靜宜書卷筆墨  
宜蒔花木游山水於事宜樸拙於言宜簡默而不宜  
巧捷佞諛又不宜酒不宜奕不宜樗蒲戲具視世人

之所宜者幾無一焉年二十外爲句讀師就館於鄉  
里間凡十餘年雖未嘗以爲不宜而亦未嘗有以見  
其宜也旣而課徒於家青檀苜蓿蕭然也人或疑余  
之未必宜也而處之旣久身轉適神轉恬熙熙然如  
去磽确而就坦途舍辛螯而嘗甘旨然後恍然於我  
之所宜殆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人身之寄天地如雲  
之在空萍之在水推移往復權不我操必就所不宜  
以冀俸於所不可必愚也必擇所宜而居之以便其  
身圖惑也惟不期其宜而適與之值爲難得耳今天  
其將以所宜者終身我耶抑將奪我所宜而別有所



以置我耶。皆未可知。而惟此目前之宜。所不容自負而已。至若以我所宜。強人所不宜。以我所不宜。責人以必宜。是又進蝸蟬之食於膏粱之子。譽猿鶴之居於軒冕之士也。豈情也哉。余家前屋三楹。將圯。癸酉春。改建而新之。以居從學諸生。因以我宜名軒。並綴此語於後。

○記峩眉松

周鴻覃

汪君二如客蜀歸。以峩眉松一株贈陳子蘭洲。長不逾二寸。根幹枝葉備具。亭亭直立。宛然松也。云去泥土。取夾書帙中。可四五月。不壞。復培以土。水洒之。兩

三日。勃勃然生矣。試之。果然。夫木固莫壽於松。然未有離土半載而猶能生者。或曰。峩眉地高氣寒。雪盛夏不消。此松生冰雪中。故稟氣堅而耐涸。或曰。遠遊之士。孤寄於數十百里。窮鄉僻壤。荒涼寂寞之濱。耳目無所娛。心思無所發。每至頽廢放棄。失其志意。天生此物。俾易挾以隨。亦所以慰羈孤之心。而使其有所激發也。嗟乎。人情生長富厚。則骨力柔脆。志氣浮靡。平時傲焉自高。一遇困阨。輒摧折不復自振。而有守有爲。強毅堅忍。生死可以自主者。多出於寒苦磨鍊之餘。此豈必其識有明昧哉。夫亦所以厲其氣而



爲志之輔者。強弱不同。故耳。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自非聖人，孰能無藉於此。蘭洲方游幕而適得此物，殆天所以慰之，而將以發其志氣耶。余與其尊人健衡先生爲莫逆交，又其理有可以自警者，故爲推闡其義書以質之。

游西陂記

管同

嘉慶十二年四月三日，商邱陳燕仲謀、陳煥、度光招予游宋氏西陂。陂自牧仲尚書之沒，至於今踰百年矣。又嘗值黃河之患，所謂芟梁松菴諸名勝無一存者，獨近陂巨木數百株，蒼然青蔥，望之若雲煙，帷幕

然。路人指而言曰：此宋尚書手植樹也。旣入陂，坐賜書堂，晤其主人。出王鵬石谷所爲六境圖，尤展成朱錫鬯諸公題詠在焉。折而西，有小屋一區，供尚書遺像。其外則巨石布地如散碁。主人曰：此良嶽石也。先尚書求以重價，而使王鵬用畫法疊爲假山，其後爲河水所衝敗，乃至此云。聞其言，感歎者久之。抵暮皆歸，飲於陳氏。仲謀度光舉酒屬予曰：今日之游，子盍爲記。嗟夫，當牧仲尚書以詩文風雅傾動海內，一時文士景從，響應賓客園林之勝，可謂壯哉。今始百年，乃令來游者徒慨歎於荒煙蔓艸之外，蓋富貴固無



常矣。而文辭亦何裨於是耶。士亦舍是而圖其大且遠者。其可已。是爲記。

○抱膝軒記

管同

自明祖都江寧。而楊吳城濠圍於城內。其水流日就狹。及東至竹橋。有水穴。城來會。古所謂青谿一曲者也。折而南流。至栢川橋。再會鍾山之水。又稍南。過大中橋。則淮水入東關。與相灌注。楊吳城濠雖就狹。而會是三水半里之間。勢猶浩瀚。又其地北見雞籠。東北見鍾山。而東岸率果園菜圃。雜植桃杏。葦菘之屬。山林映帶。舟楫往來。雖居城中。殆無異乎郊外。予自

歸江寧家。凡六徙。近乃僦宅居。是水之西。老屋百年。塵埃滲漏。每暑日。激射陰雨。連綿蒸炕。沾淋顧視。無可逃避。予居之。未嘗不適也。獨其屋僅四間。自奉母處。妻孥。置厨爨外。了無燕息之所。意尙闕然。嘉慶十五年。歸自山東。始卽第二室。屏後一楹。地昔爲小軒。顏曰抱膝。借書滿架。置榻一張。偃仰嘯歌。始獲其所。然其爲地。前近市廛。後連閭闔。而左則直接鄰家。不壁而板。凡夫行旅之歌唱。婦孺之譁囂。雞犬之鳴吠。嘈雜喧闐。殆無時不至。而當予神會志得。抗聲高誦。家人每笑謂其音聒人。三者之聲。益往往爲所掩也。



昔諸葛武侯隱處隆中抱膝而吟梁甫時人問其志但笑而不言子之名軒豈敢以武侯自命蓋亦陶公所云容膝易安之意而已然子既厭薄文辭又不汲汲然志在科舉斗室之間諷書不輟有相問者子將何以答之耶軒既葺居者一年明年子爲人所招不恒在家而其室遂廢然一時之興有不能忘故追而記之栢川橋者與子所居後戶對其前戶所臨街稱名多異或曰其地古屬綿鄉名曰綿鄉營或曰栢川橋北百餘步外其地爲明之東廠至今猶名曰東廠而此地則明之餉營也是二說者今皆不可考云

宣城異石記

侯敦復

宣之北郭有山曰鰲峰邑之勝境也都人以時遊宴其下余亦嘗至而觀之月之五日復偕同人至焉始上突見巨石矗立高丈許其石下廣上銳兩旁有小峰如削遞增至其巔若塔然多孔竅巨細至百餘窺對面無阻室且旁見側出高下相通極靈異之致余甚愛之詢之士人蓋伏於北山中識者移此以助茲山之觀焉嗚呼物之抱奇質蓄異林亦安能必顯於世哉顯於世矣幸而用得其當日與賢智之士相接則得以自彰其奇其不幸而爲無識者所侮或拂戾



其性情割裂其身體戕賊以合於他用而喪其本質。則又不如不顯於世猶得以自全其天者之爲幸也。然物之抱奇質蓄異材而弗顯於世與夫顯於世而用違其宜者豈少也哉余感斯石所遇之特幸也故誌之。

因寄軒記

陳兆麒

宇宙一寄區也吾身一寄具也。人生天地間大都數十載光陰耳多者百餘年而止子瞻不云乎寄蜉蝣於天地甚者比諸輕塵之棲弱草非寄而何然而不善因者不知也身欲綦逸必得夫廣宮大囿安室利

處然後快無怪乎委瑣踞蹠日營營而不知足也吾友異之顏其所居軒曰因寄而屬予爲記予觀異之所寄不過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耳而吟誦恒于斯著述恒于斯卽友朋盍簪談論今古亦恒于斯不見其隘祇覺寬有餘地也非妙於因而能如是哉嗟乎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疇不願然然使盡入得擇而處之則彼所謂湫隘囂塵者又將屬之誰耶若吾異之者縱令異時爲國柱石居數仞之堂瞻數尺之椽題亦視之如寄耳適然相因耳於吾異之乎何加然則今之寄茲一畝環循也於吾異之又何



損乎爰於燈下筆不停綴而記之。

。石禪精舍記

陳兆麒

天下之空靈元妙者莫如禪而冥頑弗靈者莫如石。石之與禪其爲物似不相及然世傳生公說法頑石可使點頭則頑或有時而靈焉況乎石不必皆頑也。山阻水涯之區往往峭壁嶙峋清奇秀拔人涉其中恍若蓬萊仙島塵慮都忘靈境又未嘗不在石也。余友談君念堂遷居之南有精舍焉。纍石爲山不知始自何年而連絡布置人巧妙出天然如奇峰疊嶂之突兀撐空如峻嶺崇岡之綿亘數十里其間亭臺池

洞胥具曲折靈瓏爲近今所罕觀間植松柏梅桂之屬皆數百年物也。爲地不逾二畝端居一室而有千里之勢不出戶庭而具巖壑之奇觀徘徊其下使人心曠神怡妙悟頓開石也而有禪機焉。故命之曰石禪云。雖然念堂非習於禪者也而宵次之空靈文思之元妙於禪之理有可相通者朝夕吟哦於其側石如有靈儻亦欣然爲之點頭乎。余曰是真不愧爲精舍矣。念堂遂屬余記之。昔道光元年二月望日也。



吾邑陳古漁先生嘗選近人詩有所知集蓋就所知而選非必無遺漏也休寧陳君仰韓選國朝古文辭曰所見集其猶古翁之志與夫古文自唐宋八家後推歸熙甫姚惜抱先生論文於熙甫後獨推方靈臯劉才甫兩先生吾黨從學者皆以此爲的予故不知文者每觀鹿門選唐宋八家固有二王不能四五霸不能六之意而唐文粹宋文鑑備一代之文獻俾後人兼收博取者亦曷可少焉今讀君所選廣爲采擇務從寬博其言曰闡微顯幽激揚後進此真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子性好詩於古文未暇究偶爲以







